

明鑑易知錄

尺木堂明鑑易知錄卷之五

上虞朱國標聖懷鈔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來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明紀

英宗睿皇帝

名祁鎮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居南宮景泰八年復辟又在位八年壽三十八歲而崩

編丙辰

英宗皇帝正統元年春正月

詔開經筵

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知經筵事

編夏

四月始設提學

北南

兩京御史各一員各省副使或僉事一員專教責成提督學政不許撫按侵越

編秋

八月建文帝還至滇卜築舊日之浪穹

見上

編冬十月

帝閱武將

帝閱武于將臺

紀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

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

來顧一杯酒耶

編丁巳

二年春二月詔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土龍禱雨之語

紀時御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

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

羣呼噪不知所起

後有監國即位及復辟之事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郡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悉如謠

編秋

九月召温州府知府何文

淵為刑部右侍郎

編戊午三年秋七月建文帝復往粵西

建文帝復往粵西

楊士奇贈
況鍾詩

建文帝被
執赴京師

四人竟是
我輩人

編己未四年春三月加蘇州府知府況鍾秩正三品仍知府事。**紀**鍾考滿當代軍民
詣闕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獻。宋趙汴諡清獻
仁宗朝知成都

府以一等
一鶴自隨

七邑重逢張益州

宋張詠太宗朝知益州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後徙永興
軍真宗朝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聞詠再至時鼓舞相慶

編庚申五年春三月建文帝同寓僧諸思恩知州岑瑛自稱建文帝僧及建文帝被

執赴京師。**紀**建文帝好文章能為詩歌至是出亡蓋三十九年矣會有同寓僧者竊

帝詩自謂建文帝諸思恩今廣西恩恩軍民府知府岑瑛大言曰吾建文皇帝也瑛大駭聞之藩

司因繫僧并及建文帝飛章以聞詔械入京師程濟從。**編**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

鼎奈並直內閣始機務。**紀**先是王振語去聲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謂士奇及
楊榮楊溥然

三公亦年高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楊榮曰先生安

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效力的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鼎苗陳循高穀等

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內中出片

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編**秋七月

少師大學士楊榮卒。諡文敏人稱東楊**編**九月僧及建文帝至京師。**紀**命御史廷鞫之僧偁

年九十餘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御史言建文君生洪武十年距正統五年當六十

四歲何得九十歲察康也其狀僧實楊應祥釣州今河南開封府禹州白沙里人奏上僧論死下錦

吳亮忠義
程濟方終
臣職

王佑無嫌

薛瑄不肯
屈王振

作三殿成

我獨不可
一坐

衣獄。建文帝白其實。御史密以聞。閹吳亮老矣。逮事建文帝。乃令探之。建文帝見亮。輒曰。汝非吳亮耶。亮曰。非也。建文帝曰。吾昔御便殿。汝尚食。食子鵝。棄片肉于地。汝手執壺。據地狗舐之。乃云。非是耶。亮伏地哭。建文帝左趾有黑子。摩視之。持其踵。復哭。不能仰視。退而自經。于是迎建文帝入西內。程濟聞之。嘆曰。今日方終臣職矣。往雲南焚庵。散其徒。建文帝既入宮。宮中人皆呼為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編辛酉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工部郎中王佑為工部右侍郎。紀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顏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編秋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紀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瑄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主奇為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已意。賢至朝房。與瑄言。瑄曰。厚德李賢字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恨也之。編冬十月。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成。紀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外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盛然。乃命開東

華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編十一月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著有思庵集性理全書稱註小學集解文章辨體等書

編壬戌七年夏六月少保工部尚書吳中卒諡景襄紀中以國子生累官至尚書性貪鄙

其妻甚嚴正一日迎詔其妻呼子宣之問曰此詔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

曰亦翰林代草耳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詔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

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惠強笑容而已編以禮部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編冬十

月太皇太后張氏崩紀初宣宗崩上冲年踐阼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士奇政

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

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編十二月太監王振矯詔以徐晞為兵部

尚書

編癸亥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列詔求直言下侍講劉球獄殺之紀球素為

王振所憾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為禮德

清銜之至是球應詔上言十事德清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講疏之三章言別賢否以清正士

蓋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

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

劉球斷頭
屹立不動

薛瑄在獄
請易
王振老僕

王振初手
時勉

石大用救
李時勉

更順獨携一枝推獄門入球與隣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短球頸流血被體屹聲立不動編下大理寺少卿薛瑄獄尋除名放歸田里紀瑄素不為王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姓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辨其冤屢駁還之文諂事振諧之嘆數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以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罪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魚初瑄既論死于瀄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成恕贖父罪不許將決振老僕泣于鑾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編瓦剌太師順甯王脫歡見上卷卒子也先嗣紀自脫歡并吞諸部勢浸强盛至也先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編秋八月王振初祭酒李時勉于國子監門尋釋之紀振嘗詣監銜恨也時勉無加禮令人廉察其事無所得義倫堂有古樹故許衡號魯齋元世祖朝官至集賢大學士華國子祭酒所植也時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教也肆諸成均五帝太學之名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上疏求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孫太后太后為上言之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編立妃錢氏為皇后

子賢請重
脩大學

張需獄

子謙撫梁

維亨信請
簡邊

編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大學成帝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見卷一先是大學猶因

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于大學所創新者莫

多于佛寺舉措如是可謂舛矣若重脩大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脩

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至是成編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

奇卒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楊編夏四月以翰林院學士陳循直文淵閣與機務

編乙丑十年秋七月下霸州屬直隸順天府知州張需獄紀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

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于法牧馬官以譖王振遂被逮筆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

舉下于理

編丙寅十一年春三月貶巡撫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少卿尋復命巡

撫紀謙撫梁南河晉西山十餘年懼盈滿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每

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嘗忤振振意以為謙嗾言官劾之

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編秋七

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太師諡文定人稱南楊

編丁卯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宣府大同僉都御史羅亨信奏請增置城衛以備邊不報

紀亨信上言反刺也先專候釁端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曰要害增置城衛土

于謙還都

也先進馬

三殿復災

山移平地
白毛遍生

也先大舉
入寇

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鄭瑄荒楚畏王振不敢主議遂寢不行編以于

謙為兵部侍郎編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萬全今宣府萬全衛

編戊辰十三年春二月脩大興隆寺紀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王振言其

敕命役軍民脩之費巨萬壯麗甲于京都上臨幸焉

編己巳十四年春二月瓦剌也先遣使進馬紀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

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去聲先是也先遣人入貢通事輩利其賄

告以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答詔

無許姻意也先益愧忿謀寇大同今山西大同府編夏六月謹身奉天華蓋三殿復災紀丙辰

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

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恨忿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官不敢詳奏

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山移有聲三日不絕移三里不敢詳奏

黃河改往東流于海淹没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

是夜大雨殿基生荆棘高二尺始下詔赦天下編秋七月瓦剌也先大舉入寇帝下

詔親征紀也先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瑄澄語其友劉濟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子

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瑄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八日也先大舉入寇

王振主親征

彭德清斥王振

黑雲當軍營

土木之變

兵鋒銳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
 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王振勸上親征從之編車駕發京師命弟郕王祁鈺
 居守紀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猝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
 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鄭瑄學士曹鼎張益等扈戶征吏部尚
 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遂偕王振并官軍五
 十餘萬人出居庸關在直隸順天府城北過懷來城名在宣府至宣府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
 寇亦佯避誘師深入編八月車駕至大同下詔班師紀師至大同王振又欲進兵北
 行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
 咎曹鼎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于
 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傘本字軍營雷雨大作振惡之會前軍西甯侯
 朱瑛武進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
 意明日班師編車駕至土木大軍與瓦剌兵戰敗績帝被擁以去紀大同總兵郭登
 告曹鼎等車駕入宜從紫荆關在大同府廣昌縣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屬大人因欲邀駕
 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庚申遣朱勇等
 率三萬騎禦之勇進軍鷓兒嶺敵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

尚未晡

補平聲
申時

去懷來二十里。眾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

數衣

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

桡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為殿

聲

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

兵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

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也。先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

戰終夜。敵益增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為言。上遂召曹鼎輩救與和。遣二通事與

北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

敵奮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戈者不殺。眾裸袒相蹈藉。死敵野塞川。官侍

虎賁矢被體如蝟。

位○獸類偏身
有刺如栗房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張輔。鄺。桡。王佐。

曹鼎。張益而下數百人皆死。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有一敵將索衣甲不

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擁出雷家站

新去聲

見也。先之弟賽刊王上問

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賽刊王聞語大驚。馳見也先。

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

曰。是也。也先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眾何以為計。其中一

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為那顏。那顏者

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旁摧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

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
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何反天。那顏若遣使告中
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眾皆曰者。猶華言然也。于是也。先以上送
伯顏帖木兒營。令護之。報至京師。皇太后遣使齎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
括宮中之物佐之。詣也先營。請還車駕。不報。編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
時年二歲命郎王為輔。代總國政。編籍王振家族誅之。紀帝之北狩也。護衛將軍樊忠從帝
旁。以所持極捶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至是廷臣請族誅
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鑑奉郎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
子山。臠總上聲切肉塊也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
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
帛珠寶無算。編皇太后以于謙為兵部尚書。編也先擁帝至大同。尋復擁帝去。編也
先擁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帝。都督郭登閉門不納。帝傳旨曰。朕與登
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
觸門大呼。于是廣甯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復不應。初也先
來索賄。郭登曰。此給台上聲欺也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

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帝還。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也。先擁帝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門不出。事聞。逮洪繫。詔獄。帝出塞。過獨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帝始入也。先營也。先屢欲謀害。會夜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謀乃止。且加禮焉。袁彬侍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雞留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沙漠之北。北方流沙曰漠。供薪水。勞苦備至。編皇太后命。郕王即帝位。羣臣奉表勸進。紀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于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勸勉進上尊號也。王再辭讓。眾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編九月也。先遣使來。紀使言欲送帝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匹。賜也。先。編郕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為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編也。先復遣使致書。紀也。先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上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宜急遣官分設召募京師。九門宜用都督統領。通州屬順天府。霸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令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為月糧之數。庶幾兩得上嘉納之。編以陳循為戶部尚書。高穀為工部尚書。編出楊洪。石亨于詔獄。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紀亨有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初

也先挾上
皇入寇

于謙抗疏
諫遠都

急焚各處
芻粟

于謙以忠
義論三軍

協守萬全。三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編
冬十月也先挾上皇與可汗。見上卷脫脫不花冠紫荆關京師戒嚴。紀先是太監喜甯
故韃靼也。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道。奉上皇入寇。七日至
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也。先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
昌。破紫荆關。見上朝野洶洶。人無固志。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
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
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
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金英宣言于眾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都為言
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決。謙聞寇迫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為
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濟
聲。濟平盜糧耳。獨不見宋牟駝岡事乎。宋欽宗靖康元年金鋒萬不軍旅眾皆是之。汴城據牟駝岡積粟盡為所得也。先軍圍
京師。石亨等擊却之也。先北遁。紀也。先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
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湯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趾
舊將王通為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謙率先士卒躬擐賈也甲胄。出營德勝門。以示必
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喜甯數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

駕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朝上
 皇于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環申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敕也。先曰。爾
 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漢子謙石亨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
 歸。冠蓋四出。剽掠也。掠攻城益急。既而宣府楊洪援兵至。軍聲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
 列城下。冠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持巨斧突入敵中
 堅所向披靡。敵却而西。亨追戰城西。復却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冠至彰義門。冠
 見彪兵少。逼之。亨率眾乘之。冠敗走。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眾。于是
 也。先氣稍沮。于謙使謀之。諜知上皇移駕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
 萬人也。先以上皇北遁。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十一月京師解嚴。整兵曰
 伯顏楊洪等班師還京。封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成嚴龍
 伯顏帖木兒妻令侍女迎上皇駕。尋值聖節也。先上壽。紀上皇北至小黃河。蘇武廟。伯
 顏帖木兒妻阿撻刺阿哈刺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也。先上壽。
 進蟒衣貂裘筵宴。哈銘袁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
 晨起謂銘曰。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卧事。銘頓首。上
 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上皇使哈銘致意伯顏

妻令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為？然官人洗濯，我侍巾帨，稅亦當進一言。銘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或成疾。編十二月，尊皇太后孫氏曰上聖皇太后，生母吳氏曰皇太后，立妃汪氏為皇后。

景皇帝名祁鈺，宣宗第二子，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奉皇太后命即位，在位七年而崩。

編庚午，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紀上命公卿集議，廷臣因

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事遂寢。

編瓦剌兵入朔州。大同府大同總兵郭登擊走之。紀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追奔四十

里，奪回人口牛馬軍器以萬計。捷聞，進封登定襄伯。編二月，叛臣喜甯伏誅。紀甯教

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甯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

之，乃免彬與上皇謀遣甯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計，磐驛使間令至宣

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參將楊俊出與甯飲，城下磐抱甯大呼，俊縱兵遂

縛甯送京誅之。也先聞甯誅，與賽刊王等分道入寇。編大同參將許貴請遣使與瓦

剌脩好，不許。紀貴請遣使腆承幣以款寇兵，而徐為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

使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徵太

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齧。狼入聲我何似而可言和？況也先不共戴天仇也，理固不可

也先始謀
歸太上

王直乞遣
使迎復上
皇

王直面亦
屬聲

聖書不及
迎復上皇
意

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弊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也

甲冑之

臣而委靡退怯法當誅是時上任諫方專疏既入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也先不得

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至始謀歸太上矣編秋七月也先遣其叅政完者脫

歡等齎書來請和詔遣禮部右侍郎李實等齎敕報之紀也先以和議不成命其知

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完者脫歡等五人至京師請和禮部會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

上皇上不允次日上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怪事欲與寇絕而

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

日之悔上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紜何求不知所對于謙從

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答使者冀以舒邊患得為備耳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

已即退羣臣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宋恭宗朝元伯顏軍逼京城太

執政面議太后乃以天祥為右富弼宋仁宗朝契丹王耶律宗真遣使來求關乎眾未答王直面亦屬聲曰

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勿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上命安

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為禮部右侍郎

充正使羅綺為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為通事齎璽書以行時閣始臣

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完者脫歡北行編

李實等辭歸。**紀**實等至也。先營地名失八禿兒。既見也。先讀璽書畢。乃引見上皇。上皇居伯顏帖木兒營。所居甌^義帳服。食飲皆羶。^{局平聲}○羊與酪。^乳牛車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宸彬暨哈銘侍。實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陷此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上皇曰。也先欲歸我。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實等因問上皇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奸。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我。日暮實等歸宿也。先營酌酒相待也。先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帝在此。吾輩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今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也。先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編**脫脫不花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請和。詔遣右都御史楊善等報之。**紀**李實未至京。會脫脫不花亦遣皮兒馬黑麻來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榮等同皮兒馬黑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既還朝。具述也先情。及上皇起居狀。奏請遣使奉迎。文武大臣上書懇請遣使。皆不許。上問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對曰。論其和意。似有實情。上曰。待楊善歸再議。**編**八月。上皇還京師。帝送上皇居南宮。**紀**楊善